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

第四回 盼鄉榜焦心似沸 講風水信口開河

卻說丙午這一年，廣東鄉科定在九月初九日放榜。到了初八這一天，凌貴興就起了忙頭了，拉了宗孔，商量開列菜單，預備定酒席、請喜酒。又取過黃曆來，看了開賀的日子。又進去叫何氏，預備賞報子的賞錢。新買來的京靴，恐怕不合腳，又穿上了，在廳上走了幾次。這一天的晚飯，竟是未曾下咽。到了初更時候，忽然又肚餓起來。此時宗孔已經來幫忙了兩三天，聽見貴興肚餓，便叫人搬上酒菜來，陪著貴興吃酒。貴興忽然怔了一怔道：「此刻已經寫榜了，不知可曾寫到『凌貴興』三個字？」宗孔道：「姪老爹只管放心吃酒，寫了出來，自然有報子報到的。」貴興此刻不知怎樣，忽又想到萬一不中，如何是好？自言自語道：「如果不中，我今番死定了！」宗孔只顧揀大塊的吃、大杯的喝，卻不曾留心聽得這話。貴興忽然又頓足道：「果然不中，如何是好！」宗孔道：「姪老爹放心，馬半仙的話沒有不靈的。我前天也去算了個命，他說我一生衣祿，都仗貴人扶助。你想我這麼窮，不是姪老爹照應，哪裡還有飯吃、有衣穿？這貴人扶助的一句話，不是已經靈了麼？此刻已經二更了，待我去叫他們裡裡外外，都點起燈燭來，等著貴人來報喜。總要燈燭輝煌，才像個喜事人家呀。」說罷，起身去張羅了一會。果然一霎時裡外通明，如同白晝。貴興不覺哈哈大笑起來，道：「我果然中了，不知要累叔父怎麼忙呢？」宗孔道：「這是當得效勞的，姪老爹中了解元，我的臉上也有光彩了。」貴興歎口氣道：「也不望解元，只要榜上有了個名字就好了。」

正說話間，忽聽得門外面一聲鑼響，人聲嘈雜，貴興大喜，以為是報到了。宗孔更忙著三步兩步跳了出去，只聽得那人聲鑼聲慢慢的去遠了。貴興不覺一陣心亂如麻，又想到：「我才頭一次場，就中了，只怕沒有這等容易。但是這一科不中了，下一科不知中不中呢？」忽然又轉念道：「不管馬半仙算的命靈不靈，一萬三千銀子的關節早就買定了，哪有不中之理！」想到這裡，心裡又是一樂，忽然又想到：「關節上的幾個字，我是已經嵌了上去。但似乎勉強些，不知王大人看得出看不出。萬一看不出來，豈不壞了事！」忽又想到：「這幾個是極平常的字，萬一別人破題上頭，也無意中弄上了這幾個字。倘使主考先看了他的卷，以為是我，倒中了他，豈不是誤了我的事！」想到這裡，不由的汗流浹背起來。坐不住，走到牀上躺一下，一會又起來走走，又自己安慰自己道：「那關節的幾個字只有我知道，別人那裡有這樣巧，也剛剛用了這幾個字呢？」忽又回想道：「天下事也難說，萬一果然有這等巧事，那就怎麼樣呢！」側耳聽聽，外面已經打過三更了。「噯！我今番不去下場，此刻倒也安安穩穩的睡覺了。雖然，盼了一夜，明日穿了衣帽去拜老師，簪花赴鹿鳴宴，也是開心的！我今年只得二十五歲，到了雍正六十四年，我八十五歲，還要重宴鹿鳴呢！」想到這裡不禁嘆嗟一聲，自己笑起來。宗孔道：「姪老爹又樂甚麼呢？我看那些報子真是可惡！你聽聽看，外面一起一起的過去不少了，單是我們這裡他不來，真是可惡！回頭他來了，且不給他賞錢，先要罵他幾句。你聽聽看，這管怕是來了！」原來外面又起了一陣人聲，再聽時就去遠了。

貴興道：「我也不等了，睡吧！」走到內室，便和衣睡下，哪裡睡得著？不到一刻工夫又站起來，走到外面，只見宗孔躺在牀上，呼呼的睡著了。獨自一人，無精打采的，對著那殘肴剩酒默默的出神。坐了一會，走過去把宗孔搖醒了道：「叔父！你聽聽看，已經交過五更了，只怕沒有望的了！」宗孔一骨碌爬起來道：「姪老爹！不說要睡了麼？怎麼又出來？」貴興道：「不知怎麼，只管睡不著。」宗孔道：「姪老爹！我想起一件事來了。我聽見人家說，寫榜是從第六名寫起的，等全榜都寫好了，寫前五名。姪老爹中的是解元，是要末了才寫的，寫得遲，所以報也報得遲了。」貴興大悟，暗想道：「我買的是經魁，還可希冀個解元。此刻解元不解元且不管他，好歹是個經魁，高高的中在前五名，自然填榜填的遲了，怎麼我不曾想起來。白白的著急了一夜，早點想起來，我倒先去睡覺了。此刻五更時候，將近要填到五經魁了，可又不能不等了！噯！好歹再等一個更次，中與不中也可以知道了。」宗孔起來了，只是拉三扯四的閒談。貴興只是無心理會，定了神側著耳去聽，慢慢的覺著四面絕無聲息。忽然抬起頭來，見天已發白，貴興已是急得搓手頓足。忽聽得門外高叫一聲：「新科解元試錄！」（此廣東風氣也，放榜之前一夕，探榜者逐名探出，連夜以活字排版，全榜既成即印出。沿街叫賣，謂之試錄，時榜尚未張掛也。）宗孔連忙出去，要買一張看，那人已經去的遠了，只得回進來了。貴興歎道：「試錄已經出了，總是無望的了！買來做甚麼呢！」宗孔道：「只怕那報子找不著我們的地方，也未可知。此刻只怕榜也掛出來了！姪老爹，何妨自己去看看呢！」宗孔一面說，一面觀著貴興，只見貴興在那裡發抖呢！說道：「叔……叔父去……去看罷！我……我……我看見有點怕呢！」宗孔道：「姪老爹不要擔心，等我去看來，包你一名解元，馬半仙不會騙我的。」說罷去了。

貴興氣惱一番，看看天色大明，太陽已出，沒好氣走到房裡，納頭便睡。這一睡，睡到下午方才起來。看見紅紙裹著預備賞報子的銀子還放在那裡，自家覺得沒意思，便跑到書房裡再睡。思量莫非那姓陳的是個騙子，可惜交銀給他的時候，沒有要個收條，不然倒可以告他。又想到：「除非他再也不到廣東，倘是再來時，我一定不放過他！」心中胡思亂想，又復睡去。這一天，連飯也沒有吃。

一直過了三天，宗孔才來，一來了便道：「姪老爹，不要煩惱，我這兩天也著實代姪老爹生氣，我想內中一定有個緣故。」貴興道：「甚麼緣故呢？」宗孔道：「古語說的好，若要求取功名，要五件事俱全。那五件事是古語傳下來的，『一命、二運、三風水、四積陰功、五讀書。』依我看來，據馬半仙算的命，姪老爹的命運是好到極處的了。至於積陰功一層，別的我不知道，單是我這個遠方窮叔子，哪一時哪一刻不受姪老爹的恩惠，這還不算積陰功麼？講到讀書呢，我常看見姪老爹出口成章，就是說句話有時也是之乎者也也不去口的，還怕文章作不好嗎？我疑心的，就是風水一件事，或者有甚麼關礙之處，也未可知。」

貴興慢騰騰的答道：「這也未必。我父親在時最講究風水，所有作灶開門，都定了方向，甚至修渠小事，也選過日子。這總是我的晦氣罷了，怨甚麼風水呢！」宗孔道：「話雖如此，只怕陽宅好了，陰宅未見得十分好呢。我聞得馬半仙看風水的本事極好，渾名叫『鑽穿石』，何不請他去看看陰宅呢？好在所費無幾，姪老爹也不是在乎此的。」貴興道：「這等說，就煩叔父去請他來，同去看看。」宗孔巴不得一聲答應了，就來找馬半仙，講定了五兩銀子步金。宗孔卻要個九五回用，一同到貴興家來，叫了船搖到譚村去。

原來貴興祖墳，葬在譚村。當時船泊了岸，貴興、宗孔、半仙一同登岸，來到墳上。馬半仙開了羅盤，看了方向，又四面看了大局，就發起他那荒謬議論來，道：「尊府這座陰宅，前後俱是高聳，中間低陷，是個『貓兒伸懶』之局，行門放水，極合其宜，可以斷得是發科發甲、丁財兩旺之地。」貴興道：「有甚不到之處，尚望指教，不可過譽！」馬半仙道：「我是依書直說，毫無褒獎。從前那位點穴的先生，很有功夫，恰恰點在這龍盤之內。東邊文筆既顯，西邊催官亦猛，後面玄武高聳，前面朱雀坦平，四圍鞏固，八將歸堂，應有一名狀元，三名進士，舉貢秀才，可保屢代不絕的。」貴興道：「既如此，何以我今年下場不利呢？」半仙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最可恨的是前邊那一座石室，恰在那犯煞的位上。最宜平坦，不宜高聳。不知是哪個人的房屋，倘能叫他遷讓，此地便是十全十美的了。」貴興道：「這是舍親梁天來的房子。」半仙道：「既是令親，當好商量，老兄……」

說到此處，宗孔拉了他一把，走過幾步。半仙不知何故，也跟了過來。宗孔悄悄說道：「你見了我家姪老爹，就稱呼一聲大爺，也不辱沒了你，你怎麼稱兄弟弟起來！」半仙忙道：「是是是！」又走過來對貴興道：「大爺！不可惜了小費，總要弄了過來，拆平了他，非但可保人口平安，而且科甲不絕，千萬不可錯過！」

貴興欣然，送過步金，打發半仙先回去。宗孔連忙跟到船上，取了回用。又回到貴興家來，討這差使，要去見梁天來，商量買他的石室。

不知此去買得成功與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